

于 右 任 傳

王 成 聖

第三章 奮戰關中。星殞寶島

奉命從政榮任次長

于右任的記者、報人生涯，前後歷時七年。

但是他却被新聞界尊為「元老記者」，民國五十一年（一九六二），于右任八十四歲華誕，台灣郵政局還特地發行了一枚刊印于右任肖像的元老記者郵票，俾留永久紀念。凡此，都是他在七年辦報生涯中，所表現的「富貴不能淫、貧賤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」的浩然正義，給後世的新聞業者留下了最佳的楷模，永恆的典範。于右任本人終其一生，也對他的七年報人生涯非常懷念，輒時悠然神往。民國以後的黨國元老、當軸要人之中，于右任和新聞記者的關係一向是極其良好的，新聞記者們都在內心中尊他為老前輩，于右任則視他們為同業，在我國新聞史上，于右任確實有他的崇高地位。

由教員而記者而從政，在于右任說來，一切都顯得那麼順理成章，自然而然。那是因為他永遠保有一以貫之的革命精神，坦蕩胸襟，于右任

嘗說過：「我是儒家系統中人，守之不變者」，因此即使他貴為院長，儼然國之大老，却依舊是那麽和易近人，潔身自好，終生篤學不倦。于右任的清廉儉樸，幾於令人難以置信，直到他八十六歲病逝於監察院院長任上，大家才曉得這位與中華民國同貴顯的黨國元老，非但一輩子都在鬧窮，而且臨死無錢就醫，身後還負了點債。他那一句足以自傲的話：「窮是我的光榮，也是黨和國家的光榮。」真不知道要愧煞多少貪官污吏，巧取豪奪之輩？

宣統二年（一九一〇）閏六月初六（七月二十一日），同盟會中部總會在上海湖州旅滬公學成立，于右任是主要發起人之一，自此長江各省的革命工作，在中部總會的經營擘劃之下，愈趨積極，翌年辛亥革命，武昌首義，各省相繼響應，孫中山先生在十一月初六（十二月二十五日）自海外歸來，返抵上海。當天便去民立報拜訪于右任，以一紙旌義狀頒授民立報，並為于右任親書「博愛」二字。初十（十二月二十九日）十七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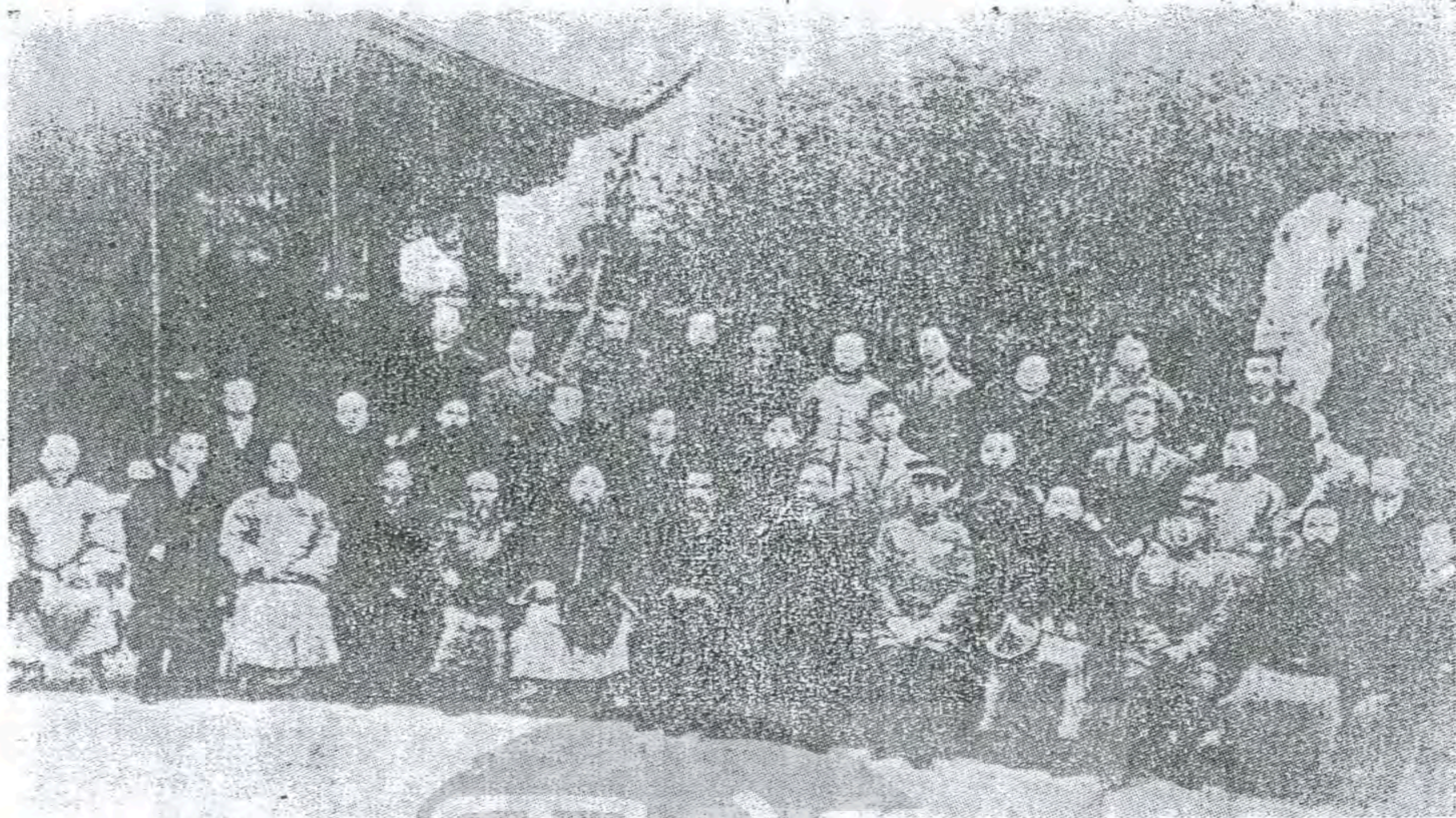
代表在南京集會，選舉中山先生為中華民國大總統，十二日通令改用陽曆，以辛亥（一九一二年）十一月十三日為中華民國元年元月一日。當天中山先生蒞京就職，旋即開始了組織政府，研擬內閣名單的工作。有一天，于右任從上海到南京，訪晤黃興，他排闥直入，使黃興不由怔了一怔，及至看清楚是于右任時，便一把拉住了他，欣然的說：

「你來得好極了，先生（按指中山先生）要我擬內閣名單，正要找你商量。」

——黃興要找于右任商議內閣名單，那是因為民立報向為革命同志和各界碩彥的聚會之所，所以于右任對國內的人事很熟悉。

當時，還有大總統府秘書長胡漢民，和同盟會要人、民立報主筆宋教仁在座。黃興拿起他們初步擬就的各部首長人選名單，遞給于右任看，于右任但見那一紙名單上所列的是：

陸軍總長 黃 興 次長 蔣作賓
海軍總長 黃鍾瑛 次長 湯薌銘



民國元年孫中山先生卸職臨時大總統，偕開國諸元勛合攝於上海愛園，前排右起胡漢民、于右任、黃興、熊希齡、陳英士、程德全、孫先生、唐紹儀、譚人鳳、蔡元培、張謇、汪兆銘、林長民。

直筆人戮曲筆天誅

于右任當時就說：

「各部次長之中，民立報的同仁就佔了四席（實業馬君武、司法呂志伊、教育景耀月、交通于右任。）此外馮初（宋教仁）、英士（陳其美，時任滬軍都督）、禮卿（吳忠信、首都警察廳長）……俱已從政，所佔的比例，未免太多了吧？」

黃興答道：

「九個部的總長，只有子民（蔡元培）、亮疇（王寵惠）和我是同盟會的老同志，其餘六位，全是新近同情革命的，就與不就，都很難說。所以這六個部的次長也就格外重要。除了鑄新（湯薌銘）是我提出來的以外，其餘五位，一概出諸衆意。」

于右任很懇切的對黃興說：

「不是我在推卸責任，實在是辛亥以後，民立報直接參加革命工作的同仁，越來越多，報社執筆乏人，業務尤須加以整頓。其他同仁的進退出處，我不敢置一喙，但是我個人却想請求告免，我還是辦我的民立報去，最好不要強我入閣。」

然而，黃興却振振有詞的說：

「請你出任交通部次長，那是先生的意思。」

一聽說是中山先生有命，于右任也就不便堅辭了。却是，他又想起了一個大問題，由於在座全是親密同志，他便直接了當的提了出來，他說

司法總長 伍廷芳
次長 呂志伊
財政總長 陳錦濤
次長 王鴻猷
外交總長 王寵惠
次長 魏宸組
內務總長 程德全
次長 居正
教育總長 蔡元培
次長 景耀月
實業總長 張謇
次長 馬君武
交通總長 湯壽潛
次長 于右任

于右任在看着，黃興則在一邊向他解釋的說：

「這個名單，其中我自己、黃鍾瑛、伍廷芳、陳錦濤、王寵惠、蔡元培六位總長，都是先生提名的。其餘三位，程德全、張謇、湯壽潛，則是革命的同情者。請他們出來，並非爲了酬庸，而是寓着選賢與能，天下爲公的精神。」

「武昌是首義之區，自發動之日起，便獨撐大局，厥功至偉。武漢方面的同志，似乎也應該延攬幾位，參加內閣。」

殊不知，一提到這個問題，黃興的兩條濃眉就皺起來了，他憤憤然的說：

「最近，孫武卿黎元洪之命而來，飛揚浮躁，跡近招搖。他在上海到處惹人厭，連英士都為之不喜。而孫武竟是武漢方面的要角，我也曾想提名孫武，却是英士第一個反對！」

革命同志，唯領袖之命及公議是從，于右任無可推辭，就此榮任中華民國第一任交通部次長，其後由於湯壽潛遲遲未就交通總長職，于右任乃以次長代理部務。民元的交通部，下設路政、郵政、電政、航政四司。元月三日蒞新，二月十三日中山先生請辭臨時大總統，舉袁世凱自代，四月一日中山先生解卸臨時大總統職務，于右任出長交通，為時不及三個月，職權範圍僅限東南一隅，當然談不上有什麼建樹。只不過京滬路夜車由他而始，那時節每夜十二時對開一次，月耗一萬五千元，交通部還得貼錢。減收新聞紙郵電費用，也是他的得意之筆。此外就祇有整頓電信局和通令保護招商局輪船的兩紙具文而已。

民二國民黨代理事長宋教仁被刺，于右任是同赴上海北站的送行者之一，宋教仁猝然中彈後，他一面命人追捕凶手，一面借得車輛送宋教仁入滬寧鐵路醫院，宋氏逝世之前，曾經面託他下列三事：

一、所有書籍捐贈南京圖書館。

二、請故人撫卹其家，善待其母。

三、囑同志勿生悲觀，宜奮力國事，復興民族。

宋教仁遺蛻在上海公葬，並在墓前建立石像，由章太炎在北京軟禁中篆書漁父二字。于右任並悲憤莫名的親撰「宋教仁先生石像贊」，全文如下：

「先生之死，天下惜之，先生之行，天下知之。吾又何記，為直筆乎？直筆人戮！為曲筆乎？曲筆天誅。於乎！九原之淚，天下之血，老友之筆，賊人之鐵。勒之空山，期之良史；銘諸心肝，質諸天地。」

十年新胆百戰河山

于右任在宋教仁的墓地廣植花木，不數年間便亭亭秀發，再加上各方人士憑弔者多，闢北宋墓，後來就成爲了上海的一處勝迹——宋公園了。

當于右任交卸交通部次長，他曾有計劃經西伯利亞到歐洲，考察歐洲各國新聞事業，就因爲宋教仁之死，經營喪葬，緊接着癸丑二次革命軍興，把于右任的原定計劃打消了。歐洲沒有去成，偏又被迫逃亡日本。住了半年，重返上海，一直到民國三年（一九一四）六月二十三日中華革命黨在東京成立，于右任始奉中山先生之命，主持陝西方面討袁事宜，暫在上海策劃發動。諸如密派同志潛入陝西，輸送軍火，建立革命武力，都由他在上海負責辦理。民國四年，于右任冒險到過一趟北京，爲陝西舉義有所部署，同年他獲

康心孚、康心如、張季鸞等諸友好之助，在上海創辦民立圖書公司，一方面掩護討袁工作，一方面也想有系統的刊印善本圖書。在這一段期間，于右任經常和學者、收藏家研究切磋，獲益不少。所以他說那是他一生中最難得的治學之期。

民國五年（一九一六）袁世凱洪憲稱帝，先則有雲南首義護國，繼而又有廣東、貴州、廣西諸省先後獨立，袁世凱取銷帝制，但仍戀棧總統一席。中山先生號召全國軍民一致討袁，陳英士在上海積極籌備，觸袁世凱之忌，又度賄買凶手暗殺於上海租界陳寓，民報同志又弱一個，于右任至爲傷感，他曾在「民立七哀詩」中，有一首哭陳英士的絕句：

「十年新胆餘亡命，百戰河山弔國殤，霸氣江東久零落，英雄事業自堂堂。」

六月六日袁世凱病卒，北洋勢力猶仍瀰漫全國，六年（一九一七）五月，中山先生在上海和于右任籌商大計，于右任鑒於時局迫切，推翻北洋軍閥之舉刻不容緩。他向中山先生提出建議，想從北方入手，突破北洋勢力的核心，有以響應西南討逆義師。中山先生對其計劃表示首肯，于右任慨然自動請纓，六年五月他又一次冒險入北京，轉赴鄭州，開封，洛陽等地，聯絡志士，籌組陝西靖國軍。然後深入西安，秘密邀集革命同志，民軍領袖，如胡景翼、張鈞、井勿幕、宋文愷、茹欲立、李元鼎、劉守中、曹世英、樊鍾秀、于鶴九等，頻頻籌商，密謀舉義。當時陝西督軍正是北洋爪牙陳樹藩，他雖曾一度反袁，參加護國軍，但他是段祺瑞的學生，因此老袁一死，

又復爲段祺瑞的一員大將。所以于右任那一趟西安行，處境非常之危險，所負任務當然也難以達成，祇不過爲來日的陝西靖國軍奠定了基礎，各路民軍爭相接受他的指揮，詩人墨客，很快的就要邁入戎馬生涯了。

區區陝亂不難救平

民國六年，護法軍興，于右任到了一趟西安，再回上海，大局岌岌，起兵不成，內心的憂憤蒼涼，在他歸途之中的詩作裏，充份表露無疑。例如「過渭」的那一首：

「十五年來夢一場，神州回首幾滄桑，先生老作江南客，何事傷心到故鄉？」

間關萬里歸來，生活頗感困窘，無可奈何，祇好鬻書維生，詩作中乃有「淚濕河山餬口難」、「閒煞江南賣字人」之類的句子。偏偏時局又越來越壞，五月二十九日北洋系的督軍團叛變，六月十二日黎元洪被迫下令解散國會，七月一日張勳復辟，段祺瑞乘機東山再起，擊敗張勳的辦子軍，擁北洋之犬馮國璋入京代理總統。北方一片大亂，國會議員便相率南下，八月三十一日在廣州舉行非常會議，九月一日選舉孫中山爲中華民國軍政府海陸軍大元帥，中山先生開府廣州，護法戰爭揭開序幕。時序進入民國七年（一九一八），于右任入陝一行播下的革命種子，居然生根發芽，開花結果。元月四日，一位二十五歲的民軍統領耿直，首揭義旗，與陳樹藩軍奮戰，可惜的是衆寡懸殊，難以爲繼，耿直中彈陣亡，這是爲護法而流血的第一位陝西將領。殉難當時，

外界毫無所悉，後來于右任曉得了耿直起義經過，曾經爲他向中央請卹，中央追贈耿直陸軍中將，于右任也寫了一首「題耿瑞人（直）小照」詩，表示他的哀思，詩云：

「覆局何常今異古，義旗雖倒果成因，英雄關內知多少，血戰長安有幾人？」

「義旗雖倒果成因」一句是有典故的，因爲耿直壯烈捐軀二十天後，便有一位陝軍營長張養誠，在于右任的家鄉三原，續舉義旗。翌日，陝軍第一混成旅第二團團長胡景翼便率部開到三原響應獨立，他聯絡了駐鳳翔擁兵五千餘衆的旅長郭堅，還有同旅第一團團長駐渭南的曹世英，兵分三路，進攻西安。陝西一省祇有三旅又三個營的兵力，驟然之間，有三分之二的部隊投入革命陣營，困守西安的陳樹藩，當下就嚇慌了手脚。他忙向河南乞援，恰好鞏縣秀才出身的劉鎮華，正帶着他的三千餘名鎮嵩軍，在豫西剿匪。他很想進陝西去求發展，於是趁此機會，大舉入陝，跟陳樹藩會合。三月十三日的一仗，張養誠力戰陣亡，他在臨死的時候，大聲疾呼：

「趕緊請于先生回來，領導靖國軍！」

使靖國軍諸將領，陡然猛省，立刻便派代表王玉堂、張慶餘趕到上海，迎接于右任入陝，領導各軍。于右任頗爲振奮，他即日登程，日夜攢趕，到洛陽後，爲確保安全起見，他化裝爲傳教士，渡過黃河，假道山西，繞經陝北宜川、洛川、延長、延安、宜君、耀縣，整整走了二十天，方才抵達三原靖國軍總部。當地軍民，眼見他遠遠萬里而來，興奮萬狀，熱烈歡迎。于右任首先

慰勞各軍將領，充份發揮他的組織長才，力促陝西革命軍事，趨於統一，尤其在他的號召之下，各級部隊，相繼來投，使陝西靖國軍的聲勢，在數日之間便如滾雪球般的一再壯大。於是，八月九日，于右任在各軍將領一致擁護聲中，正式就任陝西靖國軍總司令，在萬衆畢集的就職典禮上，他發表了一篇簡短有力，感人至深的演講。于右任說：

「本人以革命黨人的身份，爲救國家，救桑梓，和諸位同志共生死，同甘苦而來，並不是爲了權力名位。本人帶給諸位同志的，不是金錢，並非械彈，而是這一腔熱誠，和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。這種革命精神是革命黨人的無價寶，一切都不足與比擬。只要大家確切認識，篤實踐履，那麼，我深信革命必成，強權必敗，區區陝亂，不難一舉救平！」

調兵遣將相當在行

于右任請前任陝南鎮守使，辛亥革命陝西首義元勳，當時河南督軍趙倜的把兄張鈞担任副總司令，總司令部下設參謀、祕書、軍務、軍需、軍法、副官、財政、教育八個處。由於他自己不諳軍事，派胡景翼爲作戰總指揮。將全軍分爲七路，每路各設司令一人。純粹文人出身的于右任，調兵遣將，釐訂戰略，竟然還頭頭是道，和兵法不謀而合，試看他當時的部署：

第一路司令郭堅，下轄五個支隊，共五千餘人。分駐陝西西部的岐山、鳳翔、扶風、武功、興平、乾縣。以鳳翔爲司令部所在地，掌握川陝

交通咽喉，防堵甘肅、青海方面的敵軍來犯。

第二路司令樊鍾秀，下轄三支隊，共三千餘人，大都是在黃龍山區屯墾的河南民軍，驍勇善戰。于右任命他們扼守陝中最富庶的藍屋、鄠縣一帶，進攻時為直薄省城西安的左翼。即使按兵不動，也叫陳樹藩寢食難安。

第三路司令曹世英，也轄三支隊三千餘人，駐渭北高陵、淳化、交口、櫟陽等地，力扼關中通往陝北的要道，切斷西安與渭北大平原的聯絡。

第四路司令岳維峻，下轄五支隊，共六千人。于右任以這支最大的兵力居中策應，分佈在平原、富平、北同官、耀縣、蒲城，陝西一省的心臟地帶，整個遮斷西安和陝北的聯繫。

第五路司令高峻，下轄兩支隊二千餘人，駐防陝西東北部的白水、澄城、郃陽、韓城，把守陝東門戶。

第六路司令盧占魁，下轄三支隊共三千人，駐三原、兩金鎮等地，于右任把這一路用作機動部隊，隨時可以支援四方。

第七路司令王珏，所部約千餘人，駐在乾縣一帶。

于右任隻身入陝，各路民軍紛紛崛起，競相投效，大有八方風雨會關中之概。七路人馬，總兵力三萬以上，不僅超過陳樹藩、劉鎮華所部四五倍，而且是陝西兵力空前未有之盛。一介書生，叱咤風雲，驟然造成了這麼大的一個局面，實在是了不得的一項奇迹。因此，中山先生異常欣慰，他派于右任為陝西督軍，命他逐走陳樹藩

、劉鎮華，攻取全陝。令人深切為之扼腕的是，在于右任入陝建立靖國軍以前，由於非常國會被政學系所利用，改組軍政府，實行七總裁制，孫中山先生雖為七總裁之一，但已辭卸大元帥職，離開廣州經台北、日本赴上海。不過他在離粵之前，曾經電令滇軍總司令唐繼堯、黔軍總司令王文華，川軍石青陽、呂超、黃復生、鄂軍總司令黎天才，命他們合組四省靖國聯軍，十路援陝。這是革命軍西南與西北會師，批亢搗虛，仰攻北京的一次大好機會。倘能團結一致，頗有可能擊潰北洋軍閥。然而，于右任為山九仞，功虧一簣，四省聯軍原已奉中山先生之命出動，滇軍葉荃部且曾攻抵寶雞，終以廣州局勢變化，紛紛折回，反倒使于右任的陝西靖國軍成爲一支孤軍了。

飢兵守堞雲寒江黑

但是在于右任的精神感召下，孤軍奮戰，愈戰愈勇。一度攻克西安，把陳樹藩、劉鎮華給逼到渭南數縣，與靖國軍相持。七年（一九一八）南北和議開會，八年（一九一九）許蘭洲率領奉軍入陝，靖國軍漸呈不支，于右任函電交加向中山先生求援，中山先生亦無能為力。二月十六日回于右任的一函，有謂：

「陝事危迫，兄（指于右任）日在痛苦之中，誰則能為分憂者？北既不捨，南亦不救，不得已唯有借力於和議。……此誠下策，然舍此更無良策也。」

胡景翼中計被俘，于右任命井勿幕繼任前敵總指揮，不久井勿幕又被陳樹藩部將李東材誘殺

，靖國軍仍在被北洋軍纏鬥不休。八年，于右任的繼母劉太夫人病逝。靖國軍餉械兩缺，處境險惡。在那一段心情極苦悶的時期，九年（一九二〇）守交口的靖國軍第三路程星五，得了一幅文天祥的詩軸，送給于右任看時，于右任發現那一首詩是文文山集所不曾輯入的，原詩如次：

「江黑雲寒閉水城，饑兵守堞夜頻驚，此時自在茅簷下，風雨安眠聽柝聲！」

文天祥當年處境，正好和于右任一模一樣。因而使他感從中來作了一首「爲程星五題文文山詩軸」詩。由這首詩可以想見他當年的心情：

「肅穆瞻文墨，艱危見性情，公會全大節，我亦撫饑兵。聲伎同知悔，茅簷尚不驚，丈夫自勤事，何必計前程？」

于右任當陝西靖國軍總司令的那些年裏，他早就有了以身許國的決心。

民國九年，北洋內訌，直皖戰起，結果是直勝皖敗，段祺瑞下野，曹錕、吳佩孚建立了大權在握的「直系中央」。吳佩孚開府洛陽，整軍經武，對於近在肘腋的陝西，自屬亟於兼併。十年（一九二一）春，他派二十師師長閻相文、十一師師長馮玉祥、第七師師長吳新田大舉侵陝。五月二十五日，吳佩孚以閻相文為陝西督軍，一時之間陝西一省而有于右任、閻相文、陳樹藩三督。陳樹藩不服，七月七日，被閻相文擊敗，八月二十三日，馮玉祥心黑手辣，他暗殺閻相文取陝督自任，造成既成事實，吳佩孚也拿他無可奈何。當時馮玉祥兼併羣雄，環顧關中，就祇剩下一支靖國軍跟他勢不兩立了。於是他威脅利誘，雙

管齊下，一邊派人說項，請將護國軍加以改編，一面加強戰備，做出即將進攻的姿態。

馮玉祥派遣代表，到三原請謁于右任，要求將先已被陳樹藩釋回的胡景翼所指揮的靖國軍各部，改編為暫編第一師，仍以胡景翼為師長。對於于右任，則表示北政府將聘請他為高等顧問，月支公費一千元，並頒發一等文虎勳章一座。馮玉祥的代表這麼一說，惱了大義凜然的于右任，他氣忿忿的答道：

「錢我見過的。什麼文虎章，你們北政府妻姪小舅子都給，狗也給，貓也給。在我眼裏，根本不值半文錢，我一概不要！」

東征大隊北伐偏師

斥退來使，可是入陝直軍是北洋精銳，兵多械足，又是方敗皖系的得勝之師，靖國軍的實力，跟他們不能相比，一旦開起火來，靖國軍就唯有拚光為止。面臨生死關頭，自難免引起內部意見分歧，靖國軍將領為了接受直軍改編的問題，聚訟紛紜，莫衷一是，甚至於連同志好友都為之反目成仇。這種情況，看得于右任感慨萬千，痛心疾首。他乾脆住進三原西關他所創辦的民治小學校園，危樓獨坐，淚洒戎衣。前後四十多天，他作了「民治校園紀事詩」前後二十首，其實是一寫靖國軍苦戰三年多的艱困事迹，因此也可以說是很富於史料價值的史詩，茲予摘錄其中十一首如次：

祇餘民治園中路，老病扶筇日幾臨。客去偷閒眠樹下，愁來不語立花陰。移粟龍爪無靈

氣，敗退雞冠有奮心。為念歸耕歸不得，忘身桴鼓藝哀吟。

老作園丁喜不支，小畦荒穢復尤誰。三稜草餘除蟲菊，二丑花纏向日葵。別有傷心看落照，自鋤餘地種相思。山川如故人情故，手捋蒼髯唱黍離。

是處鐘聲雜角聲，戎衣漬淚念偷生，好花無計防人折，寸地翻勞帶月耕。破瓦君息驚玉碎，登樓我自望河清。石榴園裏添新土，又作花田累老兵。

莽莽關山限四圍，黎侯失國悵無依。秋高塞雁聯羣渡，巢覆霜鳥結隊飛。藜杖臨危惟我相，彩毫和淚為誰揮。薔花如血棉如雪，早不躬耕計已非。

天際浮雲自在飛，人間不合有重圍。龍蛇互用藤纜長，燕雀交歡黍已肥。插柳成林情尚繫，穿池引水計先非。鄉人為道茴香好，手種靈苗帶雨歸。

人生求足何時足，天道無常似有常。老屋將傾基尚固，好花雖謝種猶香。早知階下蕉難實，且看籬前菊見霜。為問他年誰灌溉，自由嘉卉徧西方。

不死蠶多心宛轉，將離芍藥淚汎瀾。療饑誤種無花果，當路誰栽落葉蘭，蘿蔓藤條相比附。梅魂竹影兩盤桓，松苗也作龍麟勢，與爾他年共歲寒。

茫茫何地欲為家，計到勞耕日又斜。一笠閒雲僧帽菊，三年零雨馬蹄花。魂招南國歌哀郢，淚濕東陵學種瓜。一臥西園驚歲晚，刺

槐高處噪寒鴉。

十月之交雨一犁，蕤騰盤馬灞陵西。東征大隊驅河洛，北伐偏師起晉齊。盡瘁渠魁消閱閱，廣傳文化到羣黎。荒雞四唱天難曉，又夢鸞鳳枳棘棲。

除草獨留狼尾草，無神私祭自由神。東門上蔡思牽犬，西狩尼山歎獲麟。此日婆婆因即果，當時剪綵假難真。秋風忽灑興亡淚，滿目新人是舊人。

慷慨當年此誓師，回頭曠有斷腸詞。三秦子弟多冤鬼，百戰河山倒義旗。動地絃歌眞畫荻，燒天兵火亦燒琪。難忘民治園中路，捲土重來未可知。

寧為玉碎不作瓦全

爭執不決的局面，拖到了十年九月二十一日，胡景翼在三原召開所謂國民會議，決定取銷陝西靖國軍名義，接受直軍改編，並且推舉于右任為陝西自治籌備會會長。于右任明知局勢已無法挽回，唯有付之一笑，對胡景翼等的叩詢意見不置一詞。不久，馮玉祥又派代表來，懇請于右任出任陝西林墾督辦。于右任正色的告訴來人說：

「我已抱定寧為玉碎，不為瓦全的犧牲決心，不走曲線，不受改編，不接受馮玉祥任命的職務。」

胡景翼決定投降了，三原不可久留，于右任便逕赴高陵，召集靖國軍部將，和陳樹藩代表舉行會議，如何團結奮鬥，把馮玉祥逐出陝西去。

然後他再到鳳翔，又折返三原東里，胡景翼曉得他回來了，竟唆使叛兵包圍靖國軍總部，將文件印信，付之一焚，聲勢汹汹，衝向東里于右任的住處。于右任只好引數十騎冒雪走淳化，在方里住了些時，靖國軍將領楊虎城、王珏、石象儀等把他迎到武功，設置行營，準備再接再厲，驅逐直軍。十一年（一九二二）于右任在武功重新部署，將所部分為三路，第一路司令李奪、第二路司令麻振武、第三路司令楊虎城。

于右任命楊虎城一旅進撲直軍，馮玉祥以十倍兵力來上一次反包圍，楊虎城矢死不退，苦戰半月，于右任親自率領砲兵增援，詎料他所派的另一支援軍麻振武輕敵中伏，叛降馮玉祥。四月初楊虎城援盡糧絕，下令撤防，退到陝北。于右任還想跟直軍作最後的決戰，他由一小支騎兵護衛，走岐山，到鳳翔。然而，鳳翔兵力單薄，陳樹藩又已退入四川，再想發動一次攻擊，都很為難。于右任只好在鳳翔城裏困守。不過，他在陝西苦鬥馮玉祥，終於還是贏得了最後勝利。十一年四月十九日，由於第一次直奉大戰即將爆發，吳佩孚命馮玉祥率部開河南，從此以後，馮玉祥就沒再回陝西。一次直奉戰爭直勝奉敗，馮玉祥任河南督軍，陝西督軍即由劉鎮華繼。

但是，馮玉祥率十一師入豫，他把改編後的靖國軍主力，全部帶走了。諸如陝軍第一師胡景翼、陝軍第一混成旅田維勤，第二混成旅曹世瑛。而直軍第七師吳新田仍還留在陝南，又有直軍二十師閻治堂扼守潼關、二棹。郭堅早已被馮玉祥誘殺，陝西境內的靖國軍，只剩下幾支零星

星的部隊，縱使全部集合起來，也無法有所作為。所以，中山先生在十年四月當選非常總統，五月四日下令北伐，七日令派于右任為討賊軍西北軍第一路總司令，于右任却已部眾星散，力不從心。五月三十一日適逢端午佳節，李奪也投降劉鎮華了。于右任乃在鳳翔舉行陝西靖國軍最後一次會議，決定翌日啓程離陝，當時，他正置身叛軍之中，陷於重圍，隨時會有生命危險。

時值黎元洪被直系所擁，重出「復任」北政府總統，他殷殷懇請于右任入京，陝督劉鎮華還派了專車到鳳翔，卑辭力請于右任經由西安、潼關離陝，他說他將在城外恭送。于右任明知他居心叵測，作一短簡覆他，短簡上說：

「鼙鼓聲歇，山水方滋。果任我行，則東西南北，何之不可？」

次日一早，于右任派參軍雷鴻基馳赴高崖商議假道，希望高崖守將謝海濤能顧念舊誼，放他一條去路。等到中午還不見回來，再派王陸一、王玉堂、王家會前往探視，約好在張家店會合。他自己則命書記官李豐功牽着他的座騎，出西門再往北，使劉鎮華的邏卒和叛軍都以為他將從西門走。其實他却單身一人飄然的出了北門，在麥田裏閃避追兵，迂迴行進，於是又跟李豐功散失。于右任一口氣走了三十里路，都快到預定會合地點張家店，驀的望見山頭上早有叛兵密佈，忙走進一座小廟，意態悠閑的用麥桿當枕頭，小睡片刻。

他的一名衛士，從後面追了上來，一眼瞥見山谷中有兩匹馬，其中之一正是于右任的座騎，

誤認于右任業已被害，當場放聲大哭，因而被叛兵抓了去，聲聲喝問于右任在那兒？衛兵一聽便知主帥無恙，心中放寬，支吾幾句，再得個機會逃走，居然被他找到了于右任的匿身所在。

叛軍城中冒死突圍

于右任命衛兵立刻回鳳翔，往召李奪部下的一名支隊長衛定一。因為衛定一對於右任一向衷心敬服，可能幫他逃出劉鎮華、李奪所佈下的天羅地網。衛定一很快的就帶了隊伍趕來，他驅走叛兵拿出水壺奉給于右任，于右任這才喝了幾口水。衛定一慷慨自任，他一定要把于右任送到高崖。

高崖還有一道大關口，守將也是李奪的部將謝海濤，他起先拒絕假道，但當王陸一等三人抵步，反覆陳詞，方始為之動容，決定讓開一條路來，讓于右任一行平安通過。於是三王分頭連絡，王家會馳報于右任，王玉堂往覓雷鴻基和李豐功，王陸一留在謝海濤營中觀看動靜，預防謝海濤萬一臨時變卦。他還把自己所佩的手鎗解下，送給謝海濤的參謀，套個交情。

于右任由衛定一的隊伍保護，在張家店宿了一夜，等到了王家會追來報告，謝海濤已經答應假道。衛定一還不大放心，翌日拂曉，他派人去知會謝海濤，他將保着于右任通過高崖嶺。意思是說：謝海濤果真肯於讓路，當然很好，否則他也會使用武力搶關，跟謝海濤的隊伍，拚個你死我活，讓于右任得個機會，一衝而過。

千鈞一髮的時刻來臨了，謝海濤盡起他的二

百名官兵，他要盛列儀仗，恭送于右任離境，殊不知反倒使雙方相會時，氣氛格外的緊張。衛定一的隊伍在嶺下一字排開，嚴密備戰。于右任却坦然的向他道聲再見，互祝珍重，然後，拍馬直上高崖嶺。

謝海濤果然全無歹意，他必恭必敬，喝令官兵舉槍敬禮，恭送于總司令。衛定一他一直等到于右任一行漸行漸遠，人影不見，這才跟謝海濤打個招呼，然後驟馬加鞭，率領所部回城。——他後來當到靖國軍第五混成旅旅長，駐防興平、武功兩地。

從民國七年八月九日就靖國軍總司令職，到十一年五月三十一日離開鳳翔，脫離靖國軍，于右任的軍旅生涯，歷時三年九個月，苦戰經年，獨撐危局，以一隅之地，當北洋軍六省勁旅，這委實是令人難以想像的一項奇蹟。何況，于右任還能在頻年苦戰之餘，擲節軍費，興辦學校，諸如渭北中學、渭北師範、三原中學、民治中學、地方自治講習所，都是他一手創辦的。尤其是民國十年，他延攬我國水利大師李儀祉，創立渭北水利委員會，開鑿關中八渠，灌溉萬頃良田，萬家生佛，造福桑梓。陝西同胞，居然把李儀祉大師尊之為灶神。

民國十一年于右任離陝赴滬，這一個圈子，兜得相當的大。他由陝西向西，入甘肅，下四川，在重慶被劉湘、楊森兩將軍殷切挽留，一住一個多月，方始搭輪東下，而在六月間抵達上海。于右任安抵上海時，粵中偏又告警，陳炯明叛變，孫中山先生在八月十三日返抵上海。那一

天，于右任和一百多位同志前往碼頭迎迓，隨即到法租界莫利愛路中山先生滬寓，報告西北革命四年奮戰經過。于右任言次猶以奉命不力引以為咎，孫中山先生便安慰他說：

「失敗何傷，我這次不也是失敗而後來上海？」

當下，于右任却不勝感慨的說：

「我的胡景翼，等於是先生的陳炯明。」

十一年十月，復旦大學成立二十五週年，當年的創辦人之一，于右任方祇四十四歲，復旦大學贈他法學博士學位。就在這一個月裏，征衫方卸的于右任，却又在忙碌起來了，他和葉楚傖等，另辦了一所上海大學，即由于右任出任校長。

招馮玉祥誓師五原

民國十二年（一九二三）元月二十一日，孫中山先生正式任命國民黨本部各部長，二十三日，委派于右任等為參議。三天後，便派于右任北上，往晤蟄居天津租界的段祺瑞，商洽要公。因為中山先生在同日發佈了一個很重要的「和平統一宣言」，提出裁兵計劃三綱要，以奠立和平之基，解決迫在眉睫的民生問題，俾免人民塗炭，百業凋殘。國父裁兵計劃的要點如下：

一、本化兵為工之旨，先裁全國現有兵數之半。

二、各派（包括直系、奉系、皖系及西南護法諸省）首領贊成後，全體簽名，敦請一邦為佐理，籌劃裁兵方法及經費。

三、裁兵借款，其用途除法定監督機關外，

另由債權人並全國農工商學報各團體，各舉代表監督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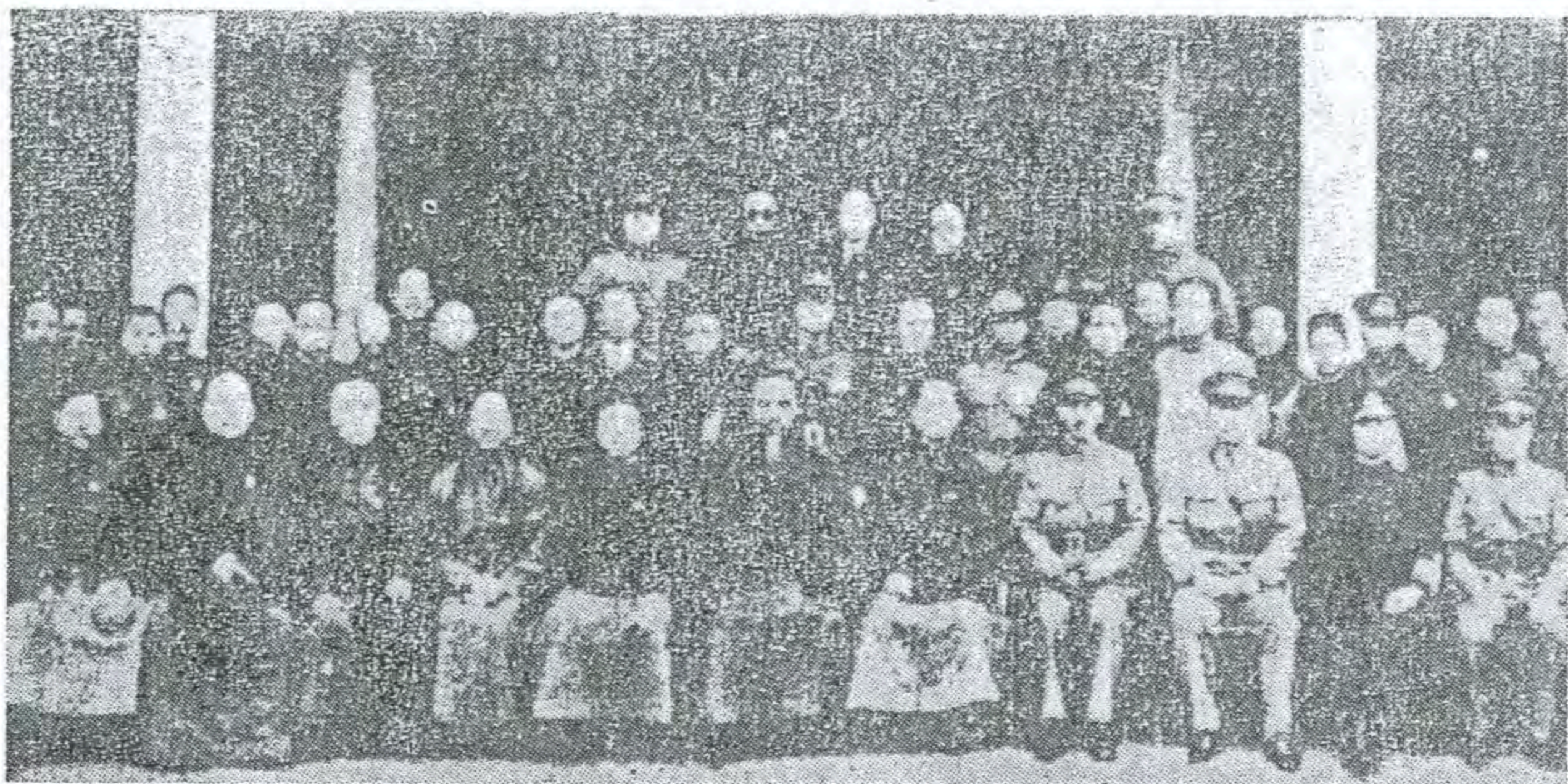
孫中山先生是要于右任代表他往晤段祺瑞，請他對「和平統一宣言」所列舉的裁兵計劃，表示支持。這一個任務；于右任總算很圓滿的達成了。「北洋之虎」段祺瑞，首先覆電欣然贊可，所見略同，捐棄前嫌，便是良好的開始。往後有一段時期，國民黨和北洋皖系、奉系通力合作，討伐曹（錕）吳（佩孚），推翻禍國殃民，不知伊於胡底的直系軍閥，正是由于于右任民國十二年的天津行，方始奠定了三方協力的初基。

十二年二月二十一日，中山先生抵達廣州，設立大元帥府，續行大元帥職權。三月十四日于右任自天津抵穗覆命。他曾展謁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，巧遇林森，因而作了如下的一首詩：

「白雲山下日將斜，掃墓逢君感有加，為道偷閑春雨後，黃花崗上種黃花。」

自此，于右任留在廣州，追隨中山先生左右，襄贊一切，曾在民國十三年（一九二四）元月舉行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，當選為黨章審查委員、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。五月二十八日，他的二伯母房太夫人病逝，享年七十歲，于右任倉卒赴滬奔喪。十一月十五日，中山先生北上，于右任自滬隨行，十四年（一九二五）元月底中山先生病危，曾指派于右任、李煜瀛、吳敬恆等為政治委員，代理庶務，一度奉派赴瀋陽與張作霖洽談，所以中山先生之逝，于右任未及趕回北京，嗣後即留在北京襄理喪事。七月一日國民政府在廣州成立，于右任被推選為國民政府

于右任傳



民國二十年二月二日，于右任就監察院院長職，前排右起第一人係今總統 蔣公，第五人係胡漢民，第六人係于右任。

委員，年底他曾去過一趟河南，檢閱靖國軍將領，時任河南督辦岳維峻的部隊，受到盛大隆重的歡迎。十五年（一九二六）奉軍入北京後，懸賞搜捕黨人，于右任也被列在黑名單內，他設法乘煤車離京赴天津，轉赴蘇俄。他到莫斯科時，馮玉祥的國民軍已經退往南口，馮玉祥本人住在俄國差里徹羅，于右任力促他回國致力革命，因此，八月十七日馮玉祥離俄返國，當時今總統蔣先生所率的北伐雄師業已攻抵湖南岳州，九月十二日于右任亦經庫倫南歸，和馮玉祥相偕南下。

九月十七日中午十二點，于右任在綏遠五原，以國民黨中執會常會的身份，主持馮玉祥及其全軍的就職授旗誓師典禮，成立國民聯軍，全軍參加國民黨，固甘援陝，聯晉圖豫，和蔣總司令的北伐大軍相呼應。于右任則出任國民聯軍駐陝總司令，在三原設立總部。十一月二十七日國民聯軍解西安之圍，擊潰劉鎮華的鎮嵩軍，于右任功成身退，他自動解除兵權，到耀縣藥王山遜居。可是不久即因黨中決議和軍民的一致擁戴，又在十六年（一九二七）出任陝西省政府主席兼總司令，整頓地方，集中部隊，作會師中原策應北伐的準備。三月二十三日北伐軍攻克南京，四月十二日國民政府在南京成立，馮玉祥則開始着手擴充西北勢力，排除異己，陰謀不利於于右任。幸虧他早有所聞，自鄭州跳上火車輾轉抵達上海，被推選為軍事委員會委員。

審計院院長，十八年（一九二九）由於陝西大旱，他回過一趟家鄉，存視父老百姓。十九年（一九三〇）十一月十八日，他正在陝西視察災區，籌劃救濟，國民黨三中全會議推舉他為國民政府委員，兼監察院院長。二十年（一九三一）二月二日，于右任返抵南京宣誓就職。從這一天起，他在中樞擔任了三十年的監察院院長。由南京而重慶、南京、台北，直到他民國五十三年病逝台北為止。

在民國三十六年，中華民國行憲，監察委員改為民選以前，前後十六年間，監察委員的人選，都是由監察院院長，提請國民政府主席任命。因此，于右任在接篆之初，就訂下了兩項選拔監察委員的原則：

- 一、儘量網羅學識與品德俱佳的人才。
- 二、要能顧到省區的分配，目的在使全國化除隔膜，形成精神團結。

此外，他又強調彈劾案的提出，只問是否有害於民，而不問官職的大小，不能專打小官而忘記了大官，同時也不可專管大員而不管小吏。

從光緒十六年（一八九〇）于右任十二歲起，他便開始臨王羲之的鵝字帖。中年再度習草，每天只記一個字，日積月累，成績斐然可觀，兩三年後就可以隨意揮毫了。自此他有了改進草書適應現代生活的念頭，以「易識、易寫、美麗、準確」四大原則來提倡草書，這是于右任對我國文化所作的重要貢獻之一。二十一年（一九三二）他在上海創立了標準草書研究社，着手搜求古人名迹，加以參研，又創始了標準草書，同時也

尊師重道全始全終

民國十七年（一九二八），于右任又被推為

使他成爲民國以來的第一位大書法家。二十五年七月「標準草書」由漢文正楷書局初版，不久便風行全國，歷久不衰，草書竟成爲發揚民族文化傳統的利器。光是在這一方面，于右任的創導之功，也是勢將永垂不朽的。

民國二十六年（一九三七）七月七日抗戰爆發，于右任除了在南京協助蔣委員長應變，他還迭曾作重要的講演，號召全國軍民，精誠團結，爭取自由生存。又邀集詩人，成立民族詩壇。並且一再派遣監察委員，深入前線，撫慰民衆，激勵官兵，視察難民和傷兵的安置情形。于右任跟着樞府西遷，由武漢而重慶。民國二十八年四月六日，他的老師馬相伯期頤大慶，國民政府明令嘉獎，于右任也撰了如下的一副賀聯：

當全民族抗戰之時，遙祝百齡，與將士同呼萬歲！

自新教育發萌而後，宏開復旦，論精神獨有千秋。

馬相伯係在民國二十五年（一九三六）十二月十二日，由于右任和蔡元培建議中央，請他移居南京的。七七事變後，徙往桂林，二十七年（一九三八）十一月，于右任以馬相伯高年畏寒，再請他搬到昆明定居。方到安南諒山，即因得病不克續行，他在諒山渡過他的百齡大壽，二十八年（一九三九）十一月四日溘然長逝，于右任爲他在陪都重慶舉行追悼會，輓之以聯：

光榮歸上帝，
生死獲中華。

他的知恩圖報，尊師重道，多年以還一直傳

爲美談。

贏得太平老人尊號

民國三十年（一九四一），于右任兼任東方文化協會會長，出錢勞軍運動籌委會名譽主席。他曾根據多年的研究心得，在大公報發表專論，主張將所謂之印度支那半島（Indo-China Peninsula）更名爲中南半島，並將其範圍擴大，包括我國的雲南和英屬馬來亞，學者譽爲地理上的革命運動，中南半島名稱之由來實始於此。這一年的冬天，于右任曾考察西北，參觀敦煌千佛洞壁畫，暢遊甘肅、青海，又回了一趟三原，主持他堂弟于伯勤的喪事。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戰事爆發，他匆匆返抵陪都，翊贊中樞之外，經常著論講演，激發盟國軍民同仇敵愾。三十二年（一九四三）三月十五日，他在重慶各報發表「太平海」一文，引經據典，條分縷析，主張「取銷日本海，正名太平海」，揭發日閥引起世人錯覺的陰謀，呼籲國內外學者：「以文化之使命與力量，爲文化侵略者之懲戒，使此海爲人類紀念正義勝利之偉大象徵，而啓億萬世之太平焉。」不但引起各方熱烈討論，普遍重視。同時也使時年六十五歲的于右任，贏得了「太平老人」的尊號。

三十四年抗戰勝利，日寇無條件投降，舉國軍民，歡欣若狂。于右任在一日之間，作了「聞日本乞降作中華樂府十首」，這是他畢生必傳之作之一，值得全民爲之禮讚謳歌，茲予錄出於後，倘能有有心人士配製樂曲，相信必可振奮人心

，一掃當今的下里巴歌，靡靡之音。

中華樂府十首 于右任作詞

【中呂醉高歌】萬家爆竹通宵，人類祥光乍曉，百壺且試開懷抱，鏡裏鬢翁漸老。

一

【前調】金剛山上雲埋，鴨綠江心浪擺，蘆溝月暗長城壞，胡馬嘶風數載。

二

【前調】黃河水繞邊牆，白帝雲封繡壤，萬靈効命全民向，大任開來繼往。

三

【前調】當年兵火流離，口渴誰來送水。漁人曬網樵夫睡。都是離宮廢壘。（口渴曬網——均見舊約）

四

【前調】誰彈捷克哀歌，誰縱波蘭戰火，諸姬盡矣巴黎破，兩面鑿兵日可。（日可——史記始皇本記：制日可）

五

【前調】區區海峽波驚，莽莽紅場月冷，興亡轉瞬歸天命，不作降王繫頸。

六

七

【前調】歐洲守望何人，羣衆哀號隱隱，海洋巨霸從今盡，來日之歌笑引。

八

【前調】至誠不外無私，真理方知有始，受降城下逢天使，大道之行在此。

九

【前調】高原本木落天寬，故國風和日暖，等慈寺下歌聲斷，常使英雄淚滿。（等慈寺——唐太宗建爲陣亡將士薦福，有云：情均彼我，恩洽同異。）

十

【前調】自由成長如何，大戰方收戰果，中華民族爭相賀，王道干城是我。

于右任傳

于右任是在三十五年（一九四六）五月五日，方隨國民政府復員還都，繼續主持監察院院務的。七月他走了一趟新疆，爲新省主席監誓，並且代表中央宣慰軍民，民國三十六年（一九四七）十二月二十五日，中華民國憲政開始施行，翌年（一九四八）三月，行憲國民大會在南京揭幕，于右任亦曾參加副總統競選，不過，他本人對此却並不表示熱中。他的競選演說，重點僅祇在於：「假如國家需要我，雖老也要上戰場」。選舉結果，果然他在李宗仁、孫科、程潛、于右任四位競選人中居第四位，得四九三票。六月八日

，行憲後的第一屆監察委員舉行首次院會，于右任當選院長。到這一年上爲止，他已經做了十七年的監察院長了。

抗戰勝利，繼之以共黨掀起全面叛亂，三十八年（一九三九）大陸局勢逆轉，樞府先遷廣州，再遷台灣。于右任曾在三十八年二月十二日由廣州飛南京，三月二十六日他致函全體監委，請辭監察院長，使全體委員聞訊有如晴天霹靂，在監察院會上紛紛發言，一致表示挽留。于右任無奈，只好打消辭意。四月南京撤退之前，他再度飛穗，住在東山寺貝通津。在陝西洵陽籍好友，跟他同庚的李夢彪「劫餘謄稿」上題詩一首，由而可以想見他當時的心境，詩云：

「大器方能開世運，至人始信出民間，乾坤振蕩風和雨，太息關中兩少年。」

揮扇信筆一題而就，于右任放下筆來，慨然太息的道：

「兩少年如今都老了啊。」

在撤離大陸以前，紅流氾濫全國，兩粵風雲緊急之際，于右任還做了一件饒有意義的事，他作了一闕「越調天淨沙」，用標準草書親筆書就，想在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畔刻石立碑，表示他對中共竊據大陸的憤激之情。這首天淨沙是：

「中原萬里悲笳，南來淚洒黃沙。開國人豪禮罷，採香盈把，黃呼萬歲中華！」

很可惜的是，十月八日，高年七十一歲，銀鬢飄拂的于右任，猶仍拄杖親臨黃花崗，選定立碑地點。當天，粵北要鎮韶關易手，羊城岌岌可危，于右任奉召飛台，這一塊天淨沙碑也就沒有

立成。嗣後，他在大陸遍地荊符，漫天烽火中風塵僕僕，飛重慶，飛南寧，跟當時的參謀總長白崇禧會晤，一任十八年的老監察院長啣命奔馳南北，亦難挽狂瀾之既倒。十一月二十九日他和李文範、居正、馬超俊同機飛台。十二月五日，開溜到香港的代總統李宗仁乾脆棄職遠颺，一飛機去了美國，中樞無主，大陸就此沉淪。所以，三十九年（一九五〇）二月二日，監察院提出糾舉案，政府官吏不得逗留國外。三日李宗仁即電覆于右任和全體監委，諉稱他到美國去是爲了「接洽美援」，並且「遙領國事」。于右任和監委們對於他的答覆極不滿意，十二日舉行大會議決，再致函李宗仁，指斥他居美遙領國事係屬錯誤措施，決議提請國民大會彈劾。二十五日，便逕由監察院提案彈劾李宗仁了。監察院的此一舉措，曾使當時朝野精神爲之一振。

三十九年三月一日 總統蔣公復職，八月五日中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成立，于右任膺任評議委員。四十年（一九五一）時他七十三歲，二月間因腦部微血管阻塞，臥床四十天。經過這一次大病以後，于右任行動頗感吃力，但是他仍生機活潑，處理監察院公務外，經常偕同家人友好遊覽名勝，又參加詩會，雅集，撰文賦詩，應邀揮毫。閑來無事，還喜歡上上小館子，台灣軍民，不時可以見到這位最平民化的老院長，雜在稠人廣衆之間據案小酌。

民國四十五年（一九五六）十二月二十一日，于右任獲得教育部所設的文藝獎金，他是中華民國作家詩人得獎的第一人，四十六年（一九五

七)他七十九歲，年前陰雨匝月，元旦忽然放晴，使于右任倍感興奮，認為這是國家前途駁極而復，無限光明的佳兆。他興緻勃勃的作了一首「喜而記所夢」，詩云：

「昨宵夢繞黃花崗，又入中原舊戰場，四十五年恭送了，今朝雨後看朝陽。」

俞鴻鈞申誠那一案

就在這一年，監察院對於調整軍公教人員待遇一事，經過三個月的詳細調查後，通過糾正案，函行政院查照辦理。可是行政院並未按照監察法的規定，在兩個月內將辦理情形函覆監察院，逾限達三個月又十九天之久。導致監察委員不滿，從九月到十二月，監院接連四次邀請行政院院長俞鴻鈞列席監院備詢，俞鴻鈞未予接受，引起社會上廣泛注意，以及輿論界的熱烈討論。于右任乃親自主持五〇八次院會，通過推定十一位監察委員組成「行政院院長俞鴻鈞違法失職事件處理小組」，旋即依法提出彈劾俞鴻鈞案，二十二日審查成立，移送司法院公務員懲戒委員會依法懲戒，並且在各報公佈全案經過。結果，經總統明令公佈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對俞鴻鈞的懲戒：「俞鴻鈞申誠」，成為轟動一時的大新聞。

四十七年五月八日，于右任八十華誕，蔣總統偕夫人親至台北青田街于氏寓所道賀，午間並在中山堂舉行盛大宴會，總統致祝賀詞時，盛讚于右任的一生豐功偉績，總統曾說：

「自國父孫中山先生領導革命，創造了中華民國，于先生一直是我們革命陣營中一位最英

勇、最有貢獻的鬥士。無論討袁、護法，以及後來北伐、統一、抗戰諸役，直到目前這個反共抗俄的大時代，于先生不但是無役不與，而且每次都發揮了他的領導作用。」

于右任步入壯士暮年，他仍在經常讀書，孜孜研究，總統說過：他所謂的「有學必成，有成必學」，充份表現了他實踐篤實，日新又新的精神，值得國人一致起而效法。于右任到八十五歲，大病過後，又罹目疾，但他依舊手不釋卷，即使元旦例假也不例外。諸如民國五十二年（一九六三）他的元旦日記，就曾記得有：「總統告全國軍民書甚長，讀二十分鐘，文字甚好。看書：明儒學案、河東學案」。五日又記：「因眼疾，不能多讀書，故泰州學案僅看一段。閱書因眼疾未能增加，歉甚。」二十二日記云：「今天看陽明論學書，真是博大。數日未看書，實不應該。」其實，于右任八十五歲時閱讀的進度，又有幾個青年人、中年人趕得上呢？「活到老，學到老」一語，于右任確是能夠貫徹始終了。

晚年生活，除了讀書研究，竟是愁錢鬧窮。民國五十二年二月十六日他在日記上寫道：「近來用費太高，實在對不起人。」三月二十日又記：「我的家中景况大不好，在這本子上難寫。我個人的情形亦大不好。」四月十八日于右任喉嚨發炎，住進榮民醫院作健康檢查，第三天，他就要出院，而在日記上透露他不得不出院的原因：「今日早起，疾已經，有歸去之意，開支甚大，如何能繼？」然而，出院後，他便懊悔不該急於回家了，五月三日日記：「自醫院歸，又病，不能興。

食道最難防。」七日說：「病多日不見輕，出醫院大大的錯。」二十七日又寫着：「我的錢已用乾，可以指天作誓的。人疑我有錢，是旁人害我。」

就由於恐怕開支不繼，在榮民醫院未使喉炎澈底治癒，于右任的病始終不能康復。回家以後，拖了一年又三個月，五十三年（一九六四）腳腫轉劇，行動不便，起坐都得由人扶持，喉管幾至不能發音。於是再被送入榮民醫院，入院之前，他還跟監察委員郝遇林憂心忡忡的說：

「大家都勸我進醫院，上次進醫院花了好多錢，都是總統代我墊付的。現在再進醫院自己還是負擔不起醫藥費，怎敢忍心再由總統付款？我看，死就死在監察院裏吧！」

九月三日，于右任在榮民醫院開始拔牙，七日和十日再拔兩顆牙齒，跟一顆殘根，竟而引起發高燒，轉成肺炎，兼以肝硬化症併發，乃使羣醫為之束手。延至十一月十日病逝，享年八十有六。總統在當日明令褒揚，有「冠冕羣彥，齒德同尊」之句，監察院休會三天以示哀悼。五十四年（一九六五）七月十七日，靈柩安葬於台北縣大屯山八拉卡墓園。五十五年（一九六六）雙十節，于右任八十八歲冥誕，在台北市鑽石地帶，巍巍大廈鱗次櫛比，寸土寸金的仁愛路敦化南路圓環，一座十七尺高的于右任銅像行揭幕禮。

請購存有永久保存價
值的中外雜誌合訂本